

# 合手的存在秘密: 不可言传的整体构境

——波兰尼《个人知识》解读

张一兵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波兰尼认为, 任何科学认识都只是一定科学解释框架下的特定认知结果, 正是因为每一个科学家所内居的解释框架, 他才会使自己在辅助觉识中隐匿着一种特定的话语技能, 从而使他面对的科学数据产生特定的意义, 这也是他所说的个人知识参与科学认知活动的基础。但是, 波兰尼反对康德认识论革命的本质意向, 即不是可言传的理性构架赋型, 而是隐性的意会认知构式让我们看到现象界。我们能看到各种现象, 能获得不同的观点, 可以做出一些创造性行动, 都是这种合手的辅助式整合的隐性机制所生成的格式塔场境结果。

[关键词] 波兰尼; 意会认知; 《个人知识》解释框架; 合手性

DOI: 10. 3969/j. issn. 1002 - 1698. 2019. 12. 001

波兰尼<sup>[1]</sup>是当代著名的英国哲学家, 在他所提出来的意会认知理论中, 理性知识的言传自明性被无声的体知意会所替代; 主—客二元认知构架中的线性反映论和观念赋型说, 被复杂的辅助觉识和焦点觉识的场境整合所替代, 生成了当代认识论研究的一个全新方向。在传统科学观和认识论假设的客观主义方法论中, 科学家手中的自然科学就是外部事物本质和客观规律的直接反映, 而波兰尼则告诉我们, 其实任何科学认识都只是一定科学解释框架下的特定认知结果。正是不同的解释框架(科学话语体系和解读模式)中的隐性预设, 导致了处于不同话语体系中的科学家面对世界的不同视位, 从而生成异质性

的观察结果。同时, 这种隐性预设内化为科学家的意会认知构式时, 不可避免地每个人自己的热情、价值取向和独特技能相融合。这也就意味着, 当我们以为在科学研究中只是在客观地反映外部自然法则的时候, 除了上面已经说明的理论框架的作用, 还有科学家自己的个人知识的无形渗入。正是这种蕴含在科学家个人知识中的不可言说的意会整体力量, 才构成科学家对科学本身的信仰和寄托, 由此生成科学活动的内驱力。

## 一、科学认知活动中解释框架的隐性预设

波兰尼认为, 传统的科学理论体系和整个唯物主义认识论构式都假设, 我们作为认识主体,

作者简介: 张一兵, 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是可以没有主观偏见地直接认识外部世界,然而,这里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是,当我们看到世界、触到对象,并通过科学实验的数据解释自然现象的时候,一切被假定为客观描述的记载和判断,都已经是基于一种自明性的预设话语构序起来的“解释框架(interpretative framework)”之上的。其实,这正是康德认识论革命的根本意义。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使用较多的“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一语的思考缘起就在这里。后来这一论点,被波普尔延伸为“理论先于观察”。实际上,这并不难入境。在大学的学习里,我们通过各种专业教科书体系,已经分别学会了在各种专业的知识和语言关系中辨识和赋型世界。简单地说,

在这样的语言中,有着各种物体(objects)的名称,有了这些名称,物体就能够以此分门别类,并因此而分辨出诸如过去与现在、生与死、健康与生病以及成千上万的词语的迥异性(distinctions),我们的语言包含着几何学(geometry)的数字和元素,并以这样的方式谈论自然法则(laws of nature),由此,我们可以在科学的观察和实验中对这些法则寻根问底。<sup>[2]</sup>

当我们在科学话语中开始面对世界的时候,这些已经处于下意识之中的意会运用,让我们以“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以及“哲学”和“历史”等独特的预设方式看到世界。由此,我们才会拥有波兰尼这里所指认的人的生存所必需的对时间性、生存和健康的认知,也才可能通过可计量的方式去发现自然规律。实际上,这个预设方式正是对康德那个抽象的先天综合判断自动觉识机制生成的具象说明。这也是福柯《词与物》一书的逻辑构式,在他那里,词命名和构序物(此书英译书名为*The Order of Things*),物则获得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意义,只不过福柯深刻地区分了康德没有涉及的不同先天综合文化构架(认知型)的历史转换问题。<sup>[3]</sup>

再仔细去想,我们哲学研究者与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看到的世界图景不一样,可是,我们站

立在自己的角度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都会忽略一个问题:同一个世界,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有序图景?在波兰尼这里,他想提醒我们的事实为,正是不同的解释框架(科学话语体系和解读模式)中的隐性预设,导致了处于不同话语体系中的科学家面对世界的不同视位,从而构序成异质性的观察结果。请一定注意,这也正是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提出不同解读模式问题的构境之缘起。

并且,依波兰尼之见,在科学认知活动发生的过程中,我们忽略的是,这些科学话语(背后总是隐匿着一个不同的解释框架)中包含的预设(presuppositions)赋型究竟是如何发生作用的?依他在这里的说明:

当我们接受某一套预设并把它用作我们的解释框架时,我们就可以被认为是内居(dwelling in)在它们之中,就如我们在自己的身体(body)里一样,我们眼下把它们毫无批判地接受(uncritical acceptance)下来,是因为我们自我认同(identify ourselves)于这一同化过程(process of assimilation)。这些预设是不能被断言的(asserted),也不可能被断言,因为断言只能发生在一个我们当下自我认同的框架内部(within)。由于那些预设本身就是我们的根本框架(ultimate framework),所以它们本质上是非言明的(essentially inarticulable)。<sup>[4]</sup>

这里的dwelling in(内居)一词,后来成为波兰尼意会认识论构式中的重要关键词,在此处,他并没有展开说明。这是一段比较难理解的表述。波兰尼是想说明,科学认知活动发生时被人们忽略的某种隐性预设前提。通常一个人或者科学家在进行认知活动或者科学实验的时候,很少会先有意识地断言自己处在一个什么话语体系(比如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或者科学解释框架(比如量子力学)之下,然后再开始进行认知活动和科学观察。由于我们很深地认同于某种解释框架,所以内居其中的我们对解释框架中的各种话语

预设,都是处于“毫无批判地接受”状态的。用拉康哲学的话语来描述,就是象征性大他者对我们的无形支配,我们将欲望着他者的欲望,并且将其认同为本己性的存在。这里,波兰尼并非是说一个科学解释框架本身是非言明的,而是说在科学认知活动发生之际,我们对自己内居其中的理论预设的认同,往往是处于辅助觉识状态中的。此时,他们无意识遗忘的事实是,“正是他对科学框架的同化(assimilation),科学家才能理解经验(makes sense of experience)”。<sup>[5]</sup>你看,这恰恰是对康德先天综合判断自动整合和赋型经验统觉,让我们看到(for us)现象世界的“神秘力量”的进一步说明。波兰尼说,正因为每一个科学家所内居的解释框架,他才会使自己在辅助觉识中隐匿着一种特定的话语技能,从而使他面对的科学数据生产特定的意义,这也是他的个人知识参与科学认知活动的基础。在此,波兰尼例举了1912年发现的X射线被晶体衍射以后,作为特定解释框架的空间群论<sup>[6]</sup>对观察实验的标本解读问题。显然,对于大多数没有这方面专业知识的读者来说,波兰尼的这个例证是很难说明自己的上述观点的。为此,我来举一个更加通俗的例子。

在2008年,我出版了《回到列宁》,其中的方法论框架被我指认为“后文本学”式的“思想构境论”,这是对此前1998年出版的《回到马克思》中的现代性文本学研究方法的一次超越。在波兰尼此处的讨论域中,这是假想的客体性视位和主体性视位两种不同解释框架之间的格式塔转换,我自己只是将隐含在深层历史解读的文本学方法之中的主体视角,在自反思和自批判维度清晰地解释出来而已。王金福教授在我出版《回到马克思》之后曾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但是在我出版《回到列宁》之后,他一度很着急,认为我是从客观主义或唯物主义的解释学倒退回了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解释学,并同我进行了多次商榷。<sup>[7]</sup>读金福老师的文章,能发现他是在固守现代性解释学的立场,他甚至还没有细读我

的《回到列宁》一书的具体内容,他也不关心我关于列宁的整个讨论的具体观点,他只关心我的解释学客体向度立场的散失。他不能理解的一点就是:张一兵为什么会往后退,你不再说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了,以他的追问:你认为你不正确,你干嘛要搞理论研究?干嘛还要说呢?你认为你研究列宁的东西不等于列宁,你干嘛要去写列宁?他不能理解的真相是,他认为是必须坚持的真理,实际上不过是在他并不自觉的一定隐性方法论统摄之下的特定思考结果,而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决定性的理论赋型和思想生产的方法是什么。他虽然着急,但无法跳出自己的理论预设方式。

其实,我们不难看出,波兰尼这里在科学认识论中的新观点和批判性方法自省,与胡塞尔在现象学中的批判性自省是一致的,他们都在于除去常识观念中的虚假自明性,以彰显方法论自觉。这也是我从20世纪末开始,多次提出方法论自觉的真正缘起。与现象学的还原批判不同的是,波兰尼在这里直接说明了在这种自明性中被遗忘的隐性框架构序—赋型作用,这就是人们焦点觉识(意向)背后的辅助觉识,这是所有意向性意识活动发生的内里逻辑构式。并且,波兰尼是在证明,康德那种可言明的先天综合判断的观念座架机制,恰恰是隐性意会发生的。“神秘力量”并不属于上帝,而是我们自己的意会认知。

在这里,波兰尼缺失的东西还是科学理论框架的历史性社会现实基础。因为,任何一个时代人们认同和内居为自己意会认知筑模的基础,都只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存场境筑模。一是科学理论框架本身就是近代工业生产的产物,它并不会出现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的任何社会形态之中。二是特定的工业物质生产构序和一定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筑模,才产生了整个不断发生改变的实验科学和技术活动的基本构式方向。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已经比较细致地讨论了科学理论框架的社会实践基础问题。<sup>[8]</sup>在我看来,实验科学本身是在经济的社会

形态中历史地发生的,科学技术只是在现代性工业中才成为一个社会的主要构序(生产力)力量,而在今天,科学活动构成全部符码和信息社会的主导性力量,都不是一个“现成在手”的抽象的普遍性命题。因为波兰尼所讨论的一切,在14世纪中叶以前的欧洲和19世纪的亚洲、非洲都是根本不存在的;现代意义上科学实验室以及实现科学研究成果的行动网络,只是今天现代性—后现代工业体制中特殊实践筑模中的子系统,这些科学实践中的特殊意会场境,才造就了一个时代中科学理论框架的隐性预设。这是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波兰尼无法遭遇的更深一层思想构境。

## 二、合手:生存中不可言传机制的发生

应该指出,波兰尼在这里讨论科学理论框架的隐性预设机制,目的是想引出他自己提出的“个人知识”对科学研究活动不可避免地渗入问题。因为,这种对科学解释框架中隐性预设的关注,目的并非是探究“科学公断”如何内化为我们隐性意会构架,而是要进一步反向“追踪个人知识在我们体内的辅助觉识中的根源,把它视为融汇于我们对外在物体的焦点觉识之中,这不仅揭示了个人知识的逻辑结构(logical structure),而且揭示了它的动力源泉(dynamic sources)”<sup>[9]</sup>。这一下子,就进入到波兰尼讨论意会认知模式的语境中去了。

我觉得,科学研究中总体理论框架(波兰尼的无脸“科学公断”)的隐性作用,与科学家的“个人知识”在科学活动中的无形渗入,并不是同一个构式层面的问题。科学理论框架的隐性预设,可以内化为科学家个人的意会认知模式,但毕竟它是来自于科学共在的场境筑模,与波兰尼指认的科学家个人的热情、价值和独特技能构成的“个人知识”并不是完全同质的。前者是康德先天综合构架的先验认识论构式,而后者则是波兰尼自己的个人意会场境,然而,波兰尼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构式层面的错位。如果要为他打

一个逻辑圆场,我可以做如下的特设说明:波兰尼将所有认知活动的发生,都看成一个由辅助觉识隐性支持焦点觉识共同建构起来的场境突现,在此,波兰尼是要说明,我们在科学实验中每一次关注(焦点觉识)经验数据和形成某种理论结果的时候,都无意识地依存于(辅助觉识)某种特定的解释框架,这种隐性预设内化为科学家的意会认知构式时,不可避免地每个人自己的热情、价值取向和独特技能相融合,当我们以为,在科学研究中只是在客观地反映外部自然法则的时候,除了上面已经说明的理论框架的预设作用,还有科学家自己的个人知识的无形渗入。这同样是传统科学观和认识论的无意识逻辑盲区。这一说明,不是波兰尼的观点,而是我为他所做的构式补洞。

波兰尼认为,在我们认知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中,科学家和学者并不会意识到科学理论解释框架的隐性赋型存在,然而,它就像作为我们身体延长的工具(义肢),同样与我们的科学活动和学术活动融为一体。比如构成解释框架中预设科学话语的各种符号和记号,对于科学家来说,只有“把记号当作随后一系列事件的指针并建立起符号以表示它们所象征的事物之过程”时,它们才具有特定的可意会的意义,有如数学符号、化学元素符号、物理学的各种表征符号公式。

就像工具一样,记号或符号仅仅是在依赖它们取得或象征某种东西的人眼中才被视作为记号或符号。这种信赖(reliance)是一种个人寄托(personal commitment),它被包含在一切智力行为之中。通过智力行为,我们把某些事物附带地整合(integrate)到我们的焦点关注中心之中。<sup>[10]</sup>

这可能会有三个不同的构境层:一是记号、符号公式的一般构序意义辨识。物理、化学元素符号,在幼儿园小朋友眼中什么都不是,只有在学过物理化学知识的人眼中才会是有意义的符号。波兰尼并没有提及这一认知构境层。二是

入序到特定科学解释构架中的辅助觉识中的记号和符号的意会觉识。这是波兰尼此处的主要意指。其实,我们在中学里都学习过化学元素和物理学的种种公式,但当我们面对今天生物化学工程中的许多实验结果,或者是复杂的加速器运转生成的很多重要的实验数据时,它们很可能仍然是无法解读的,这些复杂的数据,只能由相关的化学、物理学的专业实验人员才能读取,并且在专业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中被分析和思考。这是因为,这些作为普通知识的记号和符号公式,只有被内化为一个科学预设中的完整象征构式系统,它才会被科学家当作一种“个人寄托”来无意识的依赖,这些记号和符号公式的特定构序—构式,如同工具作为我们身体意知的延伸,是作为科学思维意会的一种延伸,与科学家的学术活动无意识地融为一体。它们是辅助觉识的意会支点。其实,如果在逻辑构式上更加严密一些的话,应该还有一个第三构境层,即科学家“个体知识”的意会结构,但它并不是记号和符号的一般内化,因为这是所有科学家和实验人员都能做到的事情,而是记号和符号在一个科学家个人研究活动中生成的特殊构序机制,它对科学理论框架的认同,已经是以自己的意会构式来产生作用了。这仍然是波兰尼没有发现的逻辑漏洞,因为科学公断的隐性预设并不等于科学家个人的“个人知识”。这是一种奇怪的学术构序目的与逻辑构式的脱节。

波兰尼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些逻辑构序上的错位。他在更广义的构式逻辑中断言,一切人的智力活动,都会依赖一些我们同化于心的东西,正是对它们所附带的丰厚觉识背景的无形寄托,才使我们对世界各种现象的焦点性关注成为可能。我们能看到各种现象,能获得不同的观点,可以做出一些创造性行动,都是这种辅助式整合的隐性机制所生成的格式塔场境结果。在波兰尼看来,这是一种我们在直接认知世界时不再放在自觉意识关注点上的个人寄托(personal commitment),但恰恰是这种隐性的信念让我们

得以遭遇世界。这已经是一个一般哲学认识论的新观念了。因为,这直接反对了康德认识论革命的本质意向,不是可言传的理性构架赋型,而是隐性的意会认知构式让我们看到现象界。

现在新的问题来了,那么,什么是这种往往为我们自己“遗忘”的寄托和隐性信念,我们凭借着什么辅助式的整合机制构序和塑形了我们生命中的一切言行?这些重要的追问都是传统认识论甚至所有哲学没有意识到的问题。这恰恰也是我的构境论的入口。我觉得,在海德格尔所实现的从形而上学存在者本体论向存在论的转移中,他已经很深地意识到存在的关涉和发生特征,所以,个体生存被确定为一定时间中的有死者的去在世,此在有目的的操持上手,由功能性的逼迫方式使物向我们涌现出来,存在功能的链接方式即生成交道性的环顾世界。也是在这个关键性的构序链中,海德格尔例举了锤子功能性地合手与上手之在的例子。然而,海德格尔没有进一步分析锤子为什么合手!这正是波兰尼这里所说的,我们总是附带着一种信赖和看不见的寄托和承诺进入存在的,比如我提水壶的把手、握住开门的把手、旋转汽车方向盘的时候,那种功能性的合手状态是自然和无意识的。在一定的意义上,波兰尼的意会哲学构境正是要解决这一核心问题。结论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合手的秘密是意会。

刚才,波兰尼讨论了内化在科学话语中的符号和记号,对科学家在科学观察和研究中“去在世”的隐性机制,而我们还可以从一个人“此在”在日常生活中的最简单关涉和物性操持行为的发生来入境。波兰尼讲过盲人意会地使用导盲杖感知路面的故事,这是一个现成性的举证。然而,这里他突然说,现在如果就是你本人今天突然失去视觉,那么,作为此在,你曾经可以看到的世界已经消失,今天,你将开始一个全新的去在世关涉。虽然,你仍然可以听到、闻到和体感到那个过去的意会关联中的环顾世界,但它们都失去了视像的合手支撑。特别是如果你要出门,

在明亮的可见世界消失的黑暗中,你必须第一次使用导盲杖,这将是你的触感新的环顾世界的接触点,然而,你突然遭遇的事情就是,你“将不可能像盲人那样灵巧地用拐杖摸索出道路”。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讲,就是当你上手导盲棍时,它并不合手。它此时并没有内化为你的身体延伸之在(义肢)。波兰尼说,当刚刚失明的你用导盲杖触向地面时:

我们可以感觉到拐杖一次又一次在碰触到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却无法把这些事件互相联系起来(correlate these events)。只有通过智力的努力把拐杖碰触到的东西构想出一种连贯的感觉,我们才能学会做到这一点。然后,我们才逐步不会再像样感觉到手指中的一系列震颤——就如我们在首次笨拙的尝试中依然感觉的那样——而把这些在我们拐杖的杖尖处发生的震颤体验为出现在一定距离(certain distance)之中有一定硬度和形状(certain hardness and shape)的障碍物。<sup>[11]</sup>

显然,我们要像盲人一样熟练地依存和利用导盲杖行走,会是一个经过艰苦努力实践的过程,以重新确立一种新的盲人去关涉黑暗世界的寄托性存在构式。这个意会构式的实验并不难,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黑布遮上自己的眼睛,用一根棍子体知这一个突然的存在场境断裂。其实,波兰尼这里只是生动地制造了一个此在生存片断中的存在断裂,以彰显此在重新上手世界和打交道操作构式的改变。这是海德格尔没有想到的“此在去在世”的反向构境层。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变得熟悉自如的合手状态中的言行,在自己幼年的成长历程中,也都是经过无数经验磨练获得的。我虽然已经无法回忆起自己蹒跚学步的情景,可是自己拉着女儿的小手,一天天在牵引和辅助中等待她的独立行走的场景,会很容易浮现在脑海中。波兰尼提醒说,如同海德格尔一样,我们都没有关注的一个问题为,存在的上手状态本身的构序机制是什么?什么造成了失明的我们可以重新熟练地使

用导盲杖?什么使海德格尔可以合手地使用锤子?或者说,什么促使他在说福柯?<sup>[12]</sup>波兰尼激动地告诉我们,这就是真正支撑人的生存发生的不可言传性(unspeakability)。巧了,海德格尔还真说过“不可言说之神秘”之类的话。

在波兰尼看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有我们的言行都是通过实践和学习获得的,这种获得的过程,都会是将前人的经验或者知识同化为我们的无意识存在状态而实现的。波兰尼终于想起了这一点。比如,海德格尔当作现成动作的锤子使用,必是他跟随木匠父亲苦苦习得的,可是,所有这些使用的技能恰恰是在海德格尔觉得锤子合手时“遗忘”了。我们会打网球,这很可能是教练手把手教我们,再由我们自己一拍一球地长期练习获得的技能,只是在我们熟练地接发球的动作中,我们不会在当下去记得那些具体的构序规则和技巧。我们会开汽车,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方向盘的操控、油门和刹车的合手使用,往往都不会再经过我们的意识关注,一般都在辅助觉识的状态下处于下意识惯性场境中的。波兰尼说,恰恰是在实践中,当我们“依一定的构境(terms of the situation)努力学习成为使用锤子、网球拍或小汽车的掌控者(master)时,我们变得对自己用以取得这种结果的动作毫无意识(unconscious)了。随着我们陷入这种无意识之中,一种新的意识产生了”<sup>[13]</sup>。这个作为名词出现的situation(构境)概念是重要的,它强调了所有技能在实践习得和内化后成为我们意会觉识的不可言传的场境特征。此处,波兰尼的意会认知论与我的构境论是最接近的。波兰尼说,这种新的意识就是真正建构起人的生存中合手状态本质的不可言传性。这里的合手性,是我对波兰尼指认的熟练掌握生存言行状态的一种哲学概括。波兰尼激动地说: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我用以开始详细探讨技能这一主题的不可言传性问题(problem of unspeakability)了。一组落入我们的辅助觉识中的细节(particulars)如果全然被我们

的意识所疏忽(lapses),我们就可能会最终全然把它们忘记,无法回忆。从这种意义上看,它们就是不可言传的。<sup>[14]</sup>

波兰尼为什么会激动?这里的不可言传性的意义何在?这正是我们必须思考的构式意向。让我们回到刚才所列举的驾驶汽车的例子。我自己在学习驾驶的过程中,从一开始上路,就被师傅夸奖为“方向感好”,其实,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方向感,只是后来路上师傅不经意地说,“好司机很少动方向”“要均匀给油”“遇到事情处理起来要果断”,……那时,我学的是手动档,所以,压松离合与换挡加减速一些技能运作是在长时间实践中慢慢熟练起来的,当这些技能被我所意会掌握时,它们也就从我的意识层面逐渐失去焦点性,这恐怕不是波兰尼所说的“忘记”和“无法回忆”,而是成为熟练驾驶过程中辅助常识的下意识惯性场境化运作,这是意会场境的第一个层面。而所谓方向感,则是一个人开车时驾驶技能运用的最高存在状态了,它恰恰是由所有我已经忽略的驾驶技能细节进入辅助觉识时突现的整体意会场境。这已经是我独有的存在构境,而非单纯的第一层面技能意会整合,在这种独特的开车构境层中,师傅所告诫的“良方”与经验注意点才在自己开车的实践中慢慢生成我自己第二层面意会整合的驾驶经验场境,在这一层面的意会场境中,辅助觉识的,已经不再是通常的驾驶技能,而是我独有的操控构境,而这种特有的场境存在机制恰恰是不可言传的。因为,这种当下发生的特殊场境存在,并不是一种可能对象化的东西,在场境突现的时候,“它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倾向于把当时构境(situation)中任何可得到的、能有所帮助的元素组合(incorporate)起来”。<sup>[15]</sup>而在结束这一场境存在时,它则立刻消失得干干净净。应该说,在人的所有生存中,这种当下建构起来瞬间又解构的场境存在,是一切言行得以发生的基础。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波兰尼断言,正是这种不可言传的整体构境构成了人的存在的根本基础。这可能是意会认

知理论的存在论意义。在这一点上,波兰尼的意会理论与我的构境论同样是接近的,但他没有意识到,意会并非精神世界的本质,只是构境突现的通道。

在我自己的构境理论中,波兰尼的意会认知场境还只是一个表层构式,因为用锤子钉钉子,打网球和开车,都是所有人都能通过学习获得的技能,即使是使这些技能得以动作的意会场境是重要的,但它并没有真正说明每个人生命存在和精神境界的独特性。我们可以通过接续式入境来揭示这一点。比如,我现在正在写这段有关合手性的不可言传性的文字,可是,我合手使用的五笔输入法、所有不断涌出的哲学观念,甚至是汉字词组,它们都没有处在我的显性意识之中,它们神奇地从前意识状态中连续地跳出,其中的逻辑构序和整体思想构境似乎都是自动发生的。这是波兰尼已经接触到的意会认知构境层,然而,为什么我的此在之思(如果“我思故我在”的话),会以一种十分独特的情境表达出我与所有其他哲学家不同的思想质性,这就不是波兰尼的合手性意会所能说明的精神层面了。合手性意会认知是思考技能条件,但一个思想家独有的学术个性却已经是一个新的精神情境突现。这个超越了通常语言使用、概念组合和思维定式的个人独有的格式塔式的思想构境,才是科学、艺术和思想原创活动中不可还原的根基。

其实,在波兰尼幼稚地拒绝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出场的社会定在,从来就不是对象性的东西(Ding),而是关涉性的场境存在。在我看来,波兰尼放置在无思的自明性暗处的社会生活,在夜晚是“不存在”的,因为午夜时分,所有人都睡去时,虽然人的肉身仍然在床上存在,城市的大楼和道路都客观存在,但白天由人与人活动关系建构起来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场境却是不在场的,人没有活动,大楼里无人办公,道路上没有人来车往,田间和工厂中没有生产劳动,场境式的社会定在则不在。第二天一早,特定的社会生活,

即在一定生产构序基础之上生成的社会生活构式的统摄下,由人与对象的塑形—赋型(劳动生产),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社会交往互动,重新建构起社会生活场境。其中,波兰尼所指认的意会机制,建构着生活的惯性发生。但是,意会不可能是社会定在中最重要的基础性要素。实际上,这恰恰是马克思当年说,我的“历史科学”并不神秘,是孩子都可能知道的东西。<sup>[16]</sup>

### 三、个人知识中不可还原的整体意会力量

波兰尼告诉我们,这种不可言传的整体意会能力,不仅发生在我们对已经习得和心得的经验细节的下意识场境化,也出现在那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数行为发生的未知上手机制中,比如“你发现游泳方法但又没有认知(without knowing)其靠的是以特定的方式调节你的呼吸的过程;这也是你发现骑车原理但又未意识到(without realizing)其靠的是调节瞬间的方向和速度以抵消你持续的瞬间偶然失衡的过程”。<sup>[17]</sup>这些未知的行为构序和塑形机制,对你和他人来说,也都是不可言传的整体意会力量。我们不难看到,波兰尼例举的意会行为都是可替代的日常行为,而不是他所想表征的“人类生存本质”的独有质性,如果是后者,则不应该是常人的一般游泳或骑车,而应该是世界级游泳健将的意会技能或者杂耍艺人的自行车独轮行驶的技艺,这些才会是超出日常行为的独一无二的存在构境。

人的生存行为和话语发生为什么会获得这种整体意会力量呢?依波兰尼的哲学解读,

人类拥有巨大的心灵领域(mental domain),这个领域里不仅有知识,还有礼节(manners)、法律和很多不同的技艺,人类知道如何运用、遵从、享受着这些技艺,或以之谋生,但又无法以可以言传的方式认知它们的内容。过去在拓展这一领域的过程中所迈出的每一个步伐都是一种努力,这种努力超越了作出这种某个人物迄今能获得的能力,超越了他随后用以认识并维护他成功的能

力。它所依赖的是一种摸索行为(act of groping)。这种行为最初未被行为者理解,并且,打那以后,他也一直只是辅助觉识到它是一项复杂的成就的一部分。<sup>[18]</sup>

先得说,这里的 mental domain 不是仅仅指狭义的精神生活,而是指人的存在领域,否则它无法包容感性的技艺。波兰尼是在说,人类的生存中,存在着一种重要的摸索且上手存在的整体意会能力,人们可以在自己的生存中“运用、遵从、享受”一些技艺,但是却以不可言传的方式体知它们的存在。比如我们直立行走中的平衡、双眼视像的调节、声音的分辨、声带的发音等,这的确是在生活经验摸索中获得的技能,我们不会去仔细探究这每一种技能的机制。但是,我们大部分从社会生活中习得的行为和技能,通常还是可以通过言传来传递和学习的,比如语言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的进一步运用,电脑语言编程和输入的技能,飞机驾驶技术,政治手段的运用,这些技能只是在熟悉掌握之后,它们会成为辅助觉识中下意识发生的不可言传的整体意会能力。我们不难看到,这些比较复杂的意会认知,并不是波兰尼此时可以随心所欲纵思的领域,只是在后来不断扩展和深化的研究过程中,才逐步成为波兰尼意会认知领域深化的对象。

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可言传的整体意会能力是不可还原的。对此,波兰尼说,我们可以通过“破坏性分析(destructive analysis)”来进行反向说明。波兰尼例举说,比如当我们在钉钉子的时候,突然将注意力投射到锤子本身的落下,就会砸到自己的手;我们如果从打网球的整体意会中突然注意于球拍的具体操控,一定会接不到球;骑自行车时,从整体意会的路况掌控突然转向对如何操控车把和骑行本身的细节,我们会立刻跌倒等等。如果我们将说话和写作的意会整体还原为它们的构序细节时,“就是要把一个有意义的整体(significant whole)转化为由构成它的部分的词语来表达,就是要把它变成由摒弃任何目的性和意义(deprived of any purpose or meaning)



的词语来表达。经过这样的拆分,留给我们的就是纯净的、相对客观的事实(objective facts)”。<sup>[19]</sup>可是,话语的意会整体却瞬间解构了。这个例子正好叠境于我刚才那个例子。波兰尼的意会整体是对话语的一般意会运用,而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黑塞那样的小说家、海德格尔那样的思想家独有的主体构境,是一个更高精神层面的东西,它不仅仅是用意会机制就能说明的。我的构境理论与波兰尼最大的区别,就是在我看来,意会体知,只是精神构境复杂机制中的一个机能而已。在社会生活层面,就更是如此,原创性的科学构式、舞台上大师的艺术赋型、复杂的政治斗争较量,以及形而上学的沉思,意会机制只是其中人的高级场境存在和精神构境的一个工具性的发生机制而已,意会并不代表人的独有境界。

有趣的是,波兰尼告诉我们,这个不可言传的与每个人生存直接相关的整体意会能力,恰恰是我们每一个个体生存中不可替代的东西。相比之施蒂纳开创的新人本主义,比如个人生命中不可替代的独有存在,在克尔凯郭尔那里,就被指认为区别于理性之类属共性的个人痛苦,而波兰尼也认为,一个人的生命存在中可以言传的东西恰恰是任何人都能拿走的理性的知识,而属于我们每一个自己生命存在独一无二的东西,正是这种他命名为“个人知识”的意会构式。正是这种只属于个人的不可替代和不能言传的意会能力,才是我们成为独特的生命此在。波兰尼的观点是对的。但与他不同的地方,是我认为并非一般的意会生成个人生存的独有性,在波兰尼例举的“看到”、骑车、网球、开车和语言使用等日常生活构式层面上,这些言行中所蕴含的意会机制绝不是个人独有的,而我的构境论会更着眼于怎样意会的独特质性,它恰恰是由一个社会时期特定构式中个人独一无二的精神情境构序的。

我们看到,波兰尼充满激情地赞扬这种个体存在中不可替代的整体意会力量:

它满怀热情又远远令人费解地使我们寄

托在现实的视境(vision of reality)之中。我们可不能建立可检验性——或可否定性,或可测试性(testability)或别的什么你愿意建立的客观标准(objective criteria),以推脱这一责任,因为我们生活于其中,就像生活于用自己的皮肤织就的衣服(garment of our own skin)里一样。这种寄托(commitment)就像爱——它同爱同一类,是一件“火衬衣(shirt of flame)”,燃烧着热情之火;同样像爱的是,它的消费者是奉献(devotion)——对普遍性需求(universal demand)的奉献。<sup>[20]</sup>

这像是抒情散文诗了。波兰尼的意思是说,正是每个人生命存在中这种不可言传的整体意会力量,使我们不知不觉地获得现实的存在视境,对此,你虽然无法通过某种客观标准来测试和检验它,因为它根本不存在于可直接面对的构式层面,当你直视它时,它却解构了。可是,我们所有的生命存在却像依存于自己的肉身一样寄托于它。它就像火热的爱情一样,也是我们支撑全部生命存在的充满热情和奉献的“火衬衣”。

一方面,波兰尼说,这是他在人的存在“本性中的合理性的发现”(discovery of rationality in nature),这种特殊构序(order)往往超出了常人能够理解的层面。正是他的努力,才真正“探讨了个人知识的根源,直至隐藏在科学的形式主义操作背后那些最原始的形式(most primitive forms)。撕下遮盖在图表、方程式和运算上面的纸幕(paper screen),我努力揭示了我们赖以以纯个人的方式认知事物的智力的非言说表现(inarticulate manifestations)”。<sup>[21]</sup>显而易见,波兰尼的目的就是要打破旧科学观和传统认识论中那种虚假客观主义的假象,在看起来实证操作背后揭示出真正发挥作用的隐性个人知识。在科学观的革命中,波兰尼的意会理论是一个重要的突破性力量,这是毫无疑问的。另一方面,波兰尼自鸣得意地说,正是他第一次发现了这种隐匿着的隐性力量(hidden implications),即人们做事和认知的艺术都建立在一个整体的细节的辅助

觉识的整体意会力量,恰恰是这种力量,使我们的存在变成一种无形的信念和寄托。

他甚至认为,这种“信念是一切知识的源泉了。意会同意与求知热情、群体语言与文化遗产的共享、融入志趣相投的共同体,这些都是造就了我们赖以掌握事物的、对事物本质的幻想的冲动”。<sup>[22]</sup>这已经是超出科学观变革视域的一般形而上学断言了。现在我们知道,波兰尼有些自以为是!

注释:

[1]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当代英国著名哲学家。代表作为:《科学、信仰与社会》(1946)、《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1958)、《人的研究》(The Study of Man,1959)、《超越虚无主义》(Beyond Nihilism,1960)、《认知与存在》(Knowing and Being,1961)、《意会向度》(The Tacit Dimension,1966),以及《意义》(Meaning,1974)等。

[2][17][18][20][21][22][英]波兰尼:《个人知识——走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9、94、94—95、97、97、408页。

[3]参见张一兵:《回到福柯——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一篇。

[4][5][9][10][11][13][14][15][19][英]波兰尼:《个人知识——走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

版社,2000年,第90、90、90、92、92、93、93、93、95页。中译文有改动。Michael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London, 2005. pp. 62, 62, 62, 64, 64, 64, 64, 64, 66。

[6]空间群(Space group),即晶体内部结构中全部对称要素的集合理论。一切晶体结构中总共只能有230种不同的对称要素组合方式,即230个空间群。它是由俄国结晶学家费多洛夫和德国结晶学家薛弗利斯(Artur Moritz Schoenflies,1853—1928)于1890至1891年间独立地推导得出来的,故亦称为“230个费多洛夫群”。

[7]王金福:《一种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理论——评张一兵的“思想构境论”》,《学术月刊》2009年第7期;《回到列宁与回到马克思两种对立的解释学立场》,《唯实》2009年第11期。

[8]张一兵:《论科学理论框架与实践格局的有序结构》,《齐鲁学刊》1988年第4期;《论科学真理的理论框架制约及其现实基础》,《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3期。

[12]关于福柯的“话在说我”的构式,参见张一兵:《回到福柯——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附文二。

[16]1868年,马克思就自己《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致信库格曼:“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81页。

[责任编辑:汪家耀]